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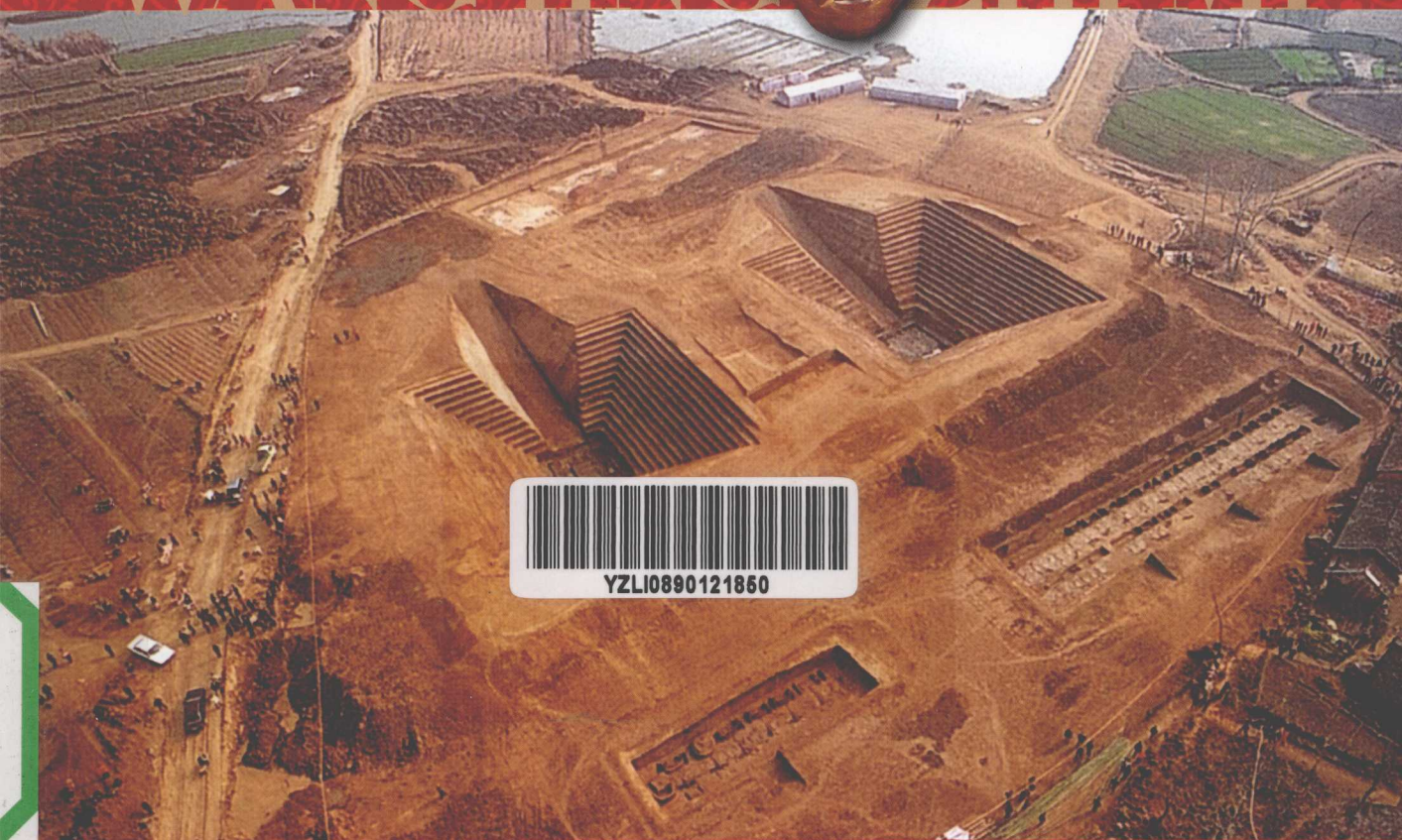
CCTV考古中国 Arc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王陵之谜

CCTV《走近科学》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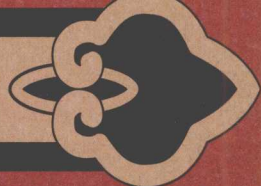
WANG LING ZHI MI



古颅悬疑 / 沉默的辉煌 / 窥探秦陵 / 秦公大墓 / 火墓贵妇 / 王陵疑云
发现曹操墓 / 劫后宝藏 / 玉碎夺魂 / 淅川楚墓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CCTV考古中国 Arc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王陵之谜

CCTV《走近科学》编

WANG LING ZHI MI



YZLI089012186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陵之谜/CCTV《走近科学》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 1
(CCTV考古中国)
ISBN 978-7-5439-5158-7

I. ①王… II. ①C… III. ①帝王—陵墓—考古—中国
IV. ①K878.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8727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李 莺

封面设计: 钱 祯

文字加工: 刘冬梅 姚雪痕 走走 陆 艳

注释内容: 走走

CCTV考古中国·王陵之谜

CCTV《走近科学》 编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83 00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5158-7

定 价: 28.00元

<http://www.sstlp.com>

目录



古颅悬疑 / 001



沉默的辉煌 / 011



窥探秦陵 / 020



秦公大墓 / 031



火墓贵妇 / 051



王陵疑云 / 066



发现曹操墓 / 095



劫后宝藏 / 113



玉碎奇魂 / 128



浙川楚墓 / 146



1974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工作站保存了一批重要的人骨遗骸，他们属于4 000年前的古代人类，出土于甘肃。

壹

穿孔古颅

韩康信，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鉴定古代人类的专家，被特别邀请到西安。因为这个行业的人都相信，鉴定如此古老的人骨遗骸，没有人比他更加权威。

在这里，一颗头骨引起了韩康信的关注。

韩康信：当时也没有特别地去想这个东西，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开这么大的口。

年轻的韩康信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长达30年的谜团由此形成了。9年以后，1983年6月的一天，韩康信接到青海考古所的电话，请他到一个叫民和的地方，鉴定一处考古发现。

到了青海民和县，韩康信临时布置了一个工作点。青海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处4 000年前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人骨遗骸。此时，考古队员又送来了一批人骨。刹那间，时间仿佛被这一幕凝固了。一个



>>白色骷髅



韩康信：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考古研究所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主要为骨骼人类学的鉴定与研究。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种族人类学研究》等论著。

头骨上有一个洞，韩康信下意识地怀疑到会不会是出土时考古队员不小心弄破了头骨。

韩康信：考古的人说，这不是他们弄的，挖出来就是这样的。

猛然间，韩康信对自己的经验产生了怀疑。他鉴定的人骨数量至少已经上万，人为弄破的头骨他也曾见过，但与眼前的头骨完全不同。

韩康信：头骨上的洞非常圆，而且洞口的截面非常的整齐，就像现代工厂里的钳工用钻子钻金属器具的钻孔一样，特别整齐。当时觉得挺奇怪的，不知道怎么挖出来的。

让韩康信吃惊的事情接踵而来。他又发现了2颗有洞的头骨，洞的形状更加离奇，一个椭圆形，一个长条形。这一次，韩康信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9年前在西安看到的那个头骨和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只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吗？韩康信决定将头骨带回北京。

几个月来，那些神秘的空洞成了韩康信的一个心结，在这几位4000年前的古人身上，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这些奇形怪状的孔洞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作为一位资深的古人类学家，韩康信百思不得其解。

韩康信：那些骨头并不像受过创伤或打击以后破裂了。骨头并没有裂开，只是开了个天窗？这是怎么打出来的呢？

让韩康信感到棘手的就是孔洞的形状，什么样的武器能在头骨上砸出这样圆润的缺口？如果是在今天，人们会想到枪伤，但在4000年前，连铁器都还没有出现。

韩康信：如果不是人为的，没有其他原因可解释。有时候动物，比如老鼠咬人骨头，也可以咬出洞来。但是，啮齿类动物咬骨头是为了磨牙，上下咬，里面外面都会留下有咬的痕迹，但这个不是。

排除人为暴力所致，还有怎样的人为原因？难道是有人存心想在人的脑袋上钻洞？这似乎更加蹊跷，中国人向来对头颅的重视胜过心脏，何况在几千年前的蛮荒年代，谁又敢这样做呢？然而，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存在，那就是在人死后，出于某种原因特意在头上钻洞。

韩康信：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过，在古代的欧洲有在人头骨上钻洞的风俗。

正如韩康信在资料上见到的那样，欧洲古人类出于对人骨的崇拜，在死后的人的头上钻洞取骨。

韩康信：钻洞的目的就是要取骨片，在中间穿一个孔，把它磨光了，甚至在上面搞一点装饰，然后穿起来，做一些小的装饰品或纪念品，辟邪用，西方有这种解释。

青海发现的有洞头骨，会不会也正如欧洲人的古老信仰一样，是某种人骨崇拜的



民和：民和县位于青海省东部边缘，享有青海“东大门”之称，全县国土面积为1890.82平方千米，东北与甘肃省永登县、兰州市红古区相近，东南与甘肃省永靖县、积石县毗邻，西、北与青海省循化、化隆、乐都县接壤。

>>>003

CCTV 考古中国

结果？

1989年9月，新疆考古所急电，和静县察吾呼沟发现一群3 000年前的古墓，有遗骸八百多具，请韩康信连夜赴疆考察。到了新疆，让韩康信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韩康信：收集了八十几个头骨，其中有十几个头骨上有穿孔，有些头骨上有好几个洞，不单是一个洞，有圆的，有方的，但是洞都比较小。

在一个还未成年的男孩头骨上面竟然有4个孔洞，2个圆形，2个正方形。韩康信立刻联想到了青海的头骨，而眼前这触目惊心的男孩颅骨，难道也能用人骨崇拜来进行解释吗？在这次清理工作中，韩康信一共发现了14个有洞的头骨，大大小小的孔洞竟然有58个。而且每个孔洞的边缘都非常整齐，用手摸还能感觉到骨质的棱角，就像是用某种锐利的工具在头骨上切割出来的。

韩康信：我认为还是死后经过某种尸体处理，在骨头上直接刻的，刻的原因就是想取一块小的骨片。

6年前就曾经做过的猜测；到如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几千年前，在中国的西北，我们的先民们也许的确存在着某种古老的信仰——人骨崇拜。

然而，在此之后的短短两个月，事情的进展完全超出了韩康信的想象。

头骨的发现本来只是韩康信的一个意外收获，但是10年来，在不同的地区屡屡发现奇特的古人头骨，韩康信认为应该着手整理，对外发表这项研究成果。然而，韩康信意识到曾经看过无数遍的青海头骨与新疆的头骨是完全不同的。新疆头骨的洞口边缘有一个垂直的截面，而青海头骨孔洞的边缘却是十分光滑圆润，洞口边缘就像被打磨过一样。

韩康信：如果是人工垂直刻的话，边缘是直角形状，这个边缘摸上去棱角清楚。但是青海的头骨，它的边缘是圆钝的，摸上去是圆的，感觉不一样。不是那个刻上去有棱角的感觉。

同样是头骨上的洞，一个光滑圆润，一个棱角清楚。青海的头骨远远不像新疆头骨那么简单，如果是在人死后用工具切下骨头，那应该留下整齐的切面才对。显然，死后取骨以及人骨崇拜的说法已经无法解释。难道这是骨头生长愈合的痕迹吗？想到这里，韩康信心里更加不安，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意味着，这3位男子头上孔洞形成的时间，不在死后，而在生前。

新疆头骨的出现将韩康信对青海头骨的所有推测全部推翻，从终点打回起点。这时已是1991年的初冬，韩康信研究头骨的事情在考古所传开。有人认为，这并不是他的主业，何苦一定要探个究竟呢。而有的人却一直在等待事情的结局。

这天中午，研究陶瓷的王教授给了韩康信一个提示：现在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导致人



>>相互联系的头骨

的头上出现孔洞。会不会那些古人是生了某种奇怪的病？本来停滞不前的研究，似乎又呈现出新的转机。

韩康信：如果说是病理，得找出造成这种形状可能的病理、病因。我当时还年轻，病理知识还是比较缺乏，没有专门收集这方面的知识。

田增民，北京海军总医院脑科权威教授，在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中，曾治疗过各种各样的脑部疾病。

田增民：疾病引起颅骨穿孔的病理过程是一点点逐渐将颅骨腐蚀掉，最终形成的穿孔形状很不规则，肉眼看上去坑坑洼洼的，很像海底的珊瑚。古人头上的穿孔形状相对比较规则，我个人认为，疾病很难诱发出那样的有规则的穿孔。

就在田增民的研究结果还未得出之前，韩康信也在查阅着各种能造成头骨穿孔的疾病案例。从若干的病例中，他努力寻找着与古人头骨上相似的特征。然而，经过反复对比，韩康信的希望落空了。

韩康信：说是病理却又不像病理的样子，病理的穿孔各式各样：梅毒、转移癌都是不规则的，但是它有病理特征。像这样比较圆浑的孔洞，不是用病理能够解释的了的。

韩康信即将奔赴外地，在出发之前，他决定将头骨送到北京法医鉴定中心做一次鉴定。外伤，曾经是他最早排除的一种推测。如果头骨上的洞真的是在生前形成的，那么他过去对外伤的判断可能有些草率。

任嘉诚，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常年与各式各样的尸体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探案经验。不过为4 000年前的古人做法医鉴定，任嘉诚还是第一次。

任嘉诚：一开始看以为是外伤性质的，就是被他人攻击，或者在意外事故中形成的颅骨损伤，仔细看过后认为不是这样的。

短短两个小时，几位法医不再讨论头骨上的孔洞，他们更关注的恰恰是洞的周边。一个重要证据的缺失让他们对外伤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

任嘉诚：外伤形成的骨折，都有围绕骨折的中心缺损部位，有放射性的骨折线，



普若卡：法国人类学家、外科医生。他以对不同人种的大脑的不同部分的特殊区域的研究而知名。在研究失语症患者时，他发现了大脑中用于控制发音语速的区域，此区域后被命名为“普若卡区域”。

>>>005

CCTV 考古中国

而这三个古人头骨上面没有。

任嘉诚认为，人的头部受到外力撞击时，除了着力点受力以外，它周边的骨头也要分担一部分外力，这样会立刻在破损的部位形成放射性的骨折裂纹。这个重要特征在3颗古代头骨上都不具备。因此，任嘉诚认为古人头上的洞不可能是外伤造成的。

得知法医的鉴定结果后，韩康信的情绪十分低落。对青海头骨的各种推测，都被一一否定和排除了。到底在几千年前发生过什么？那些神秘的孔洞真的无法解释吗？这时的韩康信完全没有了头绪。

对头骨的研究在随后的几年并没有任何进展，韩康信如往常一样，又沉浸于他的古人类起源研究。时间的流逝似乎让他逐渐淡忘了那几颗头骨。2001年的一天下午，韩康信无意中看到一本国外文献，文献上的图片是南美洲出土的4 000年前古人的头骨，他们头上的孔洞显然比青海头骨上的孔洞更加规则，而且洞口的边缘也同样有着一圈平滑圆润的骨头。韩康信十分诧异，对于这些孔洞形成的原因，法国的人类学家普若卡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开颅技术。

韩康信：这才开始感觉到应该另外寻找一些合理的解释，从非病理的，也不是创伤的角度去考虑。

在去山东的列车上，韩康信满脑子想的都是头骨的事情，曾经对头骨做出的各种推测，从他的记忆深处一幕幕浮现出来。那位法国人的推想的确给了他很大启发，但是否确实如他们所推想的，在人类文明还处于幼年的时候，古人就有了那样的惊人之举？韩康信内心深处仍然非常疑惑。

一到临淄，韩康信立刻投入工作。脑海中对头骨的各种想象仍然在不断地涌现。就在这时，助手递给了韩康信一颗头骨。看到这个头骨，韩康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有洞的头骨。他无法按捺自己的欣喜，立刻让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先清理所有出土的头骨。

这个晚上，韩康信独自留在工作室研究这个四百多具遗骸中唯一一个有洞的头骨，它属于一个死亡时还是中年的男子，而他生活的



>>追寻模糊的历史，寻找答案的真相

年代距今有5 200年。他头上的孔洞如鹅蛋大小，比青海头骨更加规则，而与普若卡发现的国外头骨几乎完全一样，头骨的洞口边缘也有一圈光滑圆润的骨头。韩康信一遍遍摸着孔洞的边缘。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韩康信：当天晚上，我把头骨清理了以后，就写了几百个字的报告，我让他们带到济南去。

韩康信的报告被连夜送到了山东考古研究所。在报告中，他非常慎重地做出了一个大胆推论，他认为那位5 200年前的中年男子在生前曾经接受过开颅手术。对此，人们无法相信。在那个蛮荒的时代，在那样的文明程度下，古人怎么可能实施如此危险而精密的脑部手术呢？

贰

远古部落的开颅手术

2001年6月25日，中国考古学界和医学界的权威来到了山东考古研究所召开论证会，因为各界权威对韩康信做出的推论产生了诸多质疑。

张学海：过去知道有接骨头、接鼻骨的，考古上发现过，但是开颅这种手术，以前没有发现过。不光我，其他的考古人员也没有想到那么早就出现了开颅手术。

身为古人类起源的研究学者，几十年来，韩康信在各地先民遗骸中，陆续发现有洞的头骨。像许多人一样，韩康信首先从野蛮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神秘孔洞。但是经过多年的反复求证，他确信这是一种在活人头上实施的手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圆洞的边缘。他认为，这圈光滑圆润的骨头是手术后生长愈合的痕迹。

几个小时过去了，会议僵持在韩康信提出的核心证据上。专家们认为，肉眼的确能看到光滑圆润的骨质，但是如何证明这就是生长后形成的呢？况且，仅仅凭借几十年的经验，就能够推断出事实的真相吗？

鲍修风，被人称为脑科的“第一把刀”，韩康信的推论对他产生了极大震动，鲍修风要为头骨做CT。

鲍修风：5 000年以前我们老祖宗就能开脑袋，我是脑外科大夫，能不惊讶吗？光用肉眼看一看、摸一摸，我看不好确定。

对于韩康信的结论，鲍修风将信将疑。凭借他对颅骨的了解，古人要想在人的头上徒手切出一个圆洞，并不是件难事。但要想保证切骨后人能活下来，就不能出现任何微小的差错，否则必将致命。在那个蛮荒的年代，古人真的能做到吗？这颗头骨使鲍修风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鲍修风为头骨检测的事情也给韩康信带来不小的震动。如果他真的能够检测出孔洞是手术后形成的，那专家组所质疑的关键证据就能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明。

此时，为头骨寻找证据的不只是鲍修风一人，山东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振国，与韩康信交往了十几年。在他的印象中，韩康信是一位严谨而有几分保守的学者，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是不会公之于众的。虽然因证据不足，头骨论证会最终没有认同他的推论，但在张振国看来，还不能就此判定谁是谁非。遗址出土的所有物品目前还在清理当中，凭他对这个遗址文化的了解，也许能够从中找出证据。

张振国：我们过去一直讲，大汶口文化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先进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除了表现在社会组织结构上，还通过墓葬反映出巨大的贫富差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反过来想，出现早期的开颅手术，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此时，文物整理室只剩下张振国一人，他眼前的石器是遗址中的随葬物品。5200年前，人类还处在新石器时代，如果头上的孔洞的确是人为做手术形成的，那么当时手术的工具也只能是石器。张振国一次次试验着石器的锋利程度，石器的刀刃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锋利。此时，张振国有些迟疑，如此粗糙的工具怎么能做精密的开颅手术呢？

与此同时，对头骨的CT扫描正在进行，山东考古研究所的两位工作人员似乎比鲍修风更加紧张。头骨CT结果已经出来。头骨水平横截面的图像清晰地呈现出来，整个头骨最终被分切成140张水平图像。鲍修风让助手调出圆洞周围的水平图像。洞口边缘每个层面的图像，的确如韩康信所说的那样，非常圆。这样的图像鲍修风是第一次见到，虽然他曾做过四十多年的开颅手术，但是对手术后骨头的边缘究竟是怎样生长的，他完全没有研究。

孔洞边缘所呈现的这种形状，到底意味着什么？鲍修风立刻让马大夫冲洗出头骨的X光片，与做过开颅手术后的病人进行对比。手术后，鲍修风拿到了两份片子，一张是刚刚做完开颅手术的病人的头部图像，片子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头骨切割后整齐的截面，而另一张就是手术后头骨愈合的图像。这个图像上骨头的生长痕迹与古人的完全不同。这个检测结果很快传到了山东考古研究所人骨工作站，这个消息让韩康信心头一沉。

头骨论证会后，韩康信一直没有返回北京，就在鲍修风鉴定头骨的同时，韩康信自己也在寻找一些新的证据。他每天花很多时间，用各种方式来研究头骨，试图自己找出



>>有好几个洞的头骨



>>头骨上的洞



>>整齐的切面



>>拍照片，仔细研究

直接的证据，但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此时，张振国那里也传来消息，他认为那些简陋的石器无法为头骨孔洞的形成提供关键的证据。对于张振国的怀疑，韩康信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韩康信：按照一般的理解，新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工具，只能是石头做的工具，这种工具可能性不会大。

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古人有切骨的能力，但是简陋的工具真的不能胜任吗？韩康信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亲自去试一试从未有人试过的事情——用简单的工具徒手打开人的头骨。

韩康信选择了考古时所用的铁刀作为切骨工具。一个小时过去了，头骨刚刚凿出了点小口子。切割头骨的难度完全超过了专家们的想象，连韩康信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如此费力。3个小时过去了，切骨的专家已经换了第三位。头骨已经凿通。4个小时后，头骨最终被切割了下来。几位山东考古所的专家开始怀疑，就算当时能够切下头骨，恐怕没有人能够承受这样的疼痛，除非在当时人们有麻醉药。

在现代开颅手术中，病人一直依靠麻醉药来维持深度睡眠的状态，大夫操刀期间病人丝毫的挪动都可能带来致命危险。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麻醉药是华佗发明的麻沸散，但距今只有1700年左右，在此之前，史书上并没有关于麻药的文字记载。那么，在5000年前，没有麻醉药，人怎么可能活下来？此时，各方面的努力都直接指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然而，韩康信仍然坚持他自己的想法。

韩康信：有时候没有麻药，人也能忍受得住疼痛，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对于韩康信的这种说法，山东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疑惑了，他们开始认为，5 000年前的开颅手术是不存在的。

这天上午，山东齐鲁医院脑外科收治了一位急诊病人，这位病人在1979年前曾因车祸做过开颅手术。在为病人做CT后，鲍修风的助手立刻将病人的X光片送到了鲍修风的办公室。这张片子让鲍修风十分惊讶，X光片上，这位病人开颅部位的头骨痕迹与古人头骨的完全一致。难道人头上的孔洞，需要22年才能生长愈合吗？最初的检测结果又是怎么回事？

此时，鲍修风无法解释检测结果出现的巨大反差。他决定，在济南市各大医院收集不同时间曾经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的X光片。

就在同一个晚上，出乎张振国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工作人员在清理随葬物品时，发现了两个带有孔洞的石器，经过张振国仔细鉴别后，他确定这并不是石器，而是玉器。玉器上的圆孔打磨得非常整齐，如此规则的圆孔，似乎不是徒手打钻的，张振国立刻想到，这个物品可以证明在当时有比玉更加坚硬的工具。

张振国：通过玉器反映出当时有钻孔技术，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

另一个更为直接的证据也在这天出现了，助手邵云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物品。这是一件骨器，从形状看，张振国认为是一把骨梳，骨器上雕刻的花纹非常精致，花纹的



>>来到法医中心



麻沸散：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割破腹背，抽割积聚。……”其配方已失传。

上方还有几个不规则的圆孔。既然能在动物的骨头上刻出花纹，那么在人的头骨上切骨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张振国非常欣喜，这件物品的出现已经可以证明，在当时，人们一定有着非常锋利的工具。

张振国的努力事实上只是一个佐证，要想证明韩康信的推论，最重要的还是判断头骨边缘的痕迹究竟是不是生长的痕迹，而关键的证据仍然没有获得。在鲍修风那里，虽然古人的头骨痕迹与那位1979年的病人完全一样，但是，作为一项研究，鲍修风认为仅凭一个病例还不能定下结论。

鲍修风：因为这是个新东西，只有一个病例不行。

为了找到答案，鲍修风的研究整整进行了3年。他与助手跑遍了济南市的各家医院，收集不同时间段的病例样本。但事情非常复杂，因为病人在手术康复后，很少会到医院复诊检查。直到2004年3月，鲍修风收集到上千份病例后，这项研究才有了关键进展。

鲍修风：有头骨恢复了10年后的状态的，有3年的，还有手术后2个月的，头骨愈合的痕迹与古人的完全一致。

而手术后恢复40天的病人头骨，则是鲍修风最初作为对比的样本。在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后，鲍修风发现他研究的疏漏在于忽视了骨头生长的时间。

鲍修风：颅骨怎么长呢？颅骨是三层。外板和内板，中间有个板障。板障是疏松骨，外板、内板都是硬骨。板障不长，只有内板和外板长，假如它们是围绕板障长，不是往前长，外板往里长而内板往外长，围绕板障长到一起了，后面宽，前面窄，像舌头一样，唇状融合。到了这种程度就不长了，这个融合只有在手术以后才能达到，病变不会长出这样的痕迹。

鲍修风发现，人的头骨在手术后的两个月里，每天都能出现不同的生长状态。直到两个月左右，骨头生长最终完全愈合，而在以后的若干年，骨头的状态不会再有任何变化。

经过长达3年的研究，鲍修风认为，那位5 200年前的中年男子在手术后至少存活了两个月，甚至是几十年。

2004年8月，山东考古研究所再次举行了一个论证会，根据鲍修风和张振国提供的证据，专家组最终认同了韩康信的推论。年末，韩康信将他所发现的31颗有洞头骨正式对外公开，他推断，在距今5 200~3 000年之间，中国的北方曾经出现过一种古老的开颅手术。

在众多的证据面前，我们似乎已经窥见那段曾经辉煌的文明，但是，历史的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并吞六国，一统海内，成为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死后的第二年，属于他的巨大陵墓才最终完工。这年年底，即位的皇帝胡亥杀掉了所有修陵的工匠。于是，关于始皇帝的陵墓，只剩下了传说。

壹

无意之中触及到一个神秘的地下王国

秦始皇的陵墓，在《史记》中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个巨大的工程，动用70万工匠，历时38年，耗费国家税赋三分之一而建成。书中说，它是2000年前人类建筑力的极限。

然而今天，这里既没有高耸的城垣，也不见巍峨的宫殿，只有一方土冢飘零于岁月时光之中。

难道说，秦始皇陵的秘密，那些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只是子虚乌有的传说？

1974年3月，中国西北地区进入了持续的旱年，秦始皇陵东侧西杨村的村民不得不打井取水。二十多年后，对于当年打井时的情形，村民杨志发依然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这次打井，才触及到一个神秘的地下王国，如果当时打井的位置稍稍偏离，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将依然混沌。

人们发现了一种从未参拜过的神像，造型奇特，似人非神，这种神像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寺庙之中。从外形上看，与其说是神像，不如说是身披甲冑的战士。

然而，考古人员关心的是，这些距秦始皇陵1.5千米处发现的陶俑会不会与传说中的秦始皇陵墓有某种关系呢？



俑：中国古代陪葬用的偶人。用以象征殉葬的奴隶。一般为陶或木质，有的用石、瓷或金属制作。种类有奴仆俑、舞乐百戏俑、士兵俑、官吏俑、仪仗俑等，往往附有鞍马、牛车、兵器、工具、庖厨用具和家畜等模型。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人殉废止之时。



>>秦始皇

不久后，考古队进驻西杨村，有谁能够想到，当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工作在半年后震惊了全世界。

这里发现了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它们是以个体形象呈现的整体塑造艺术，这8 000兵马俑造型各异，绝不雷同，是2 000年前世界塑造史上的巅峰之作。然而，秦始皇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塑造兵马俑呢？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视死如生”，认为人死后会有一个幽冥的世界，如果把死人生前的一切带到地下，他在阴世间的生活会与生前一样。

于是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些陶制兵马俑是秦始皇阴间的护卫者，始皇帝并没有采用活人活马的生祭，他的护卫军，出于能工巧匠的制造。

考古研究表明，这些兵马俑的制作大约在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开始，至公元前209年结束，前后大约历时10年。

《史记》中明确记载，这个陵墓动用70万人力，耗时38年得以建成。难道说，这样庞大的工程，就只有孤零零的土冢与兵马俑么？从秦陵的布局来看，兵马俑坑只是秦陵东1.5千米的狭小地域，秦陵周边方圆数千米内还会有其他的埋藏呢？

1996年6月的一天，正是酷暑前难得的清爽天气。抱着半郊游的心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几名同学来到秦始皇陵实习，很随意地一铲下去，却似乎有了一些发现。在这一铲的泥土中，隐约有一些红烧土与木炭灰的痕迹，学生们顿时兴奋起来。

红烧土与木炭灰是考古工作的指南针，它们是高规格陪葬坑的标志，难道说，这里的地下是另一处兵马俑坑么？

经过漫长的勘探工作，考古人员精心挖开了一个153平方米的小坑，令他们大为不解的是这个坑内并没有兵马俑，而是摆满了数以万计的石质盔甲。这是什么样的墓葬坑？坑内为什么只有石甲而没有人呢？

从坍塌的坑边看，这些石甲衣与兵马俑的排列方式一样，都是每四件一排，样式也与兵马俑相同。这是十分有趣的发现，难道说，这些甲衣是为埋在不远处的秦俑做的么？